

## 目錄

006 序一 黃紹倫教授	018 序六 廖烈智先生	〔第五章〕 地產江山	〔第七章〕 公益與教育
009 序二 李兆基博士	023 紿爸爸的信	224 戰後至 1970 年代初的地產市場	332 接辦私立中學
010 序三 李嘉誠博士	026 鳴謝	229 牛刀小試	337 在內地興學
012 序四 洗為堅博士	032 前言：我們是怎樣完成這部傳記的	234 地產路上啟航	342 中大 MBA
015 序五 馮國經博士		244 外篇故事 知己好友談鄭裕彤的地產人情網絡	348 外篇故事 商學教授談鄭裕彤的商業倫理與觸覺
〔第一章〕 家鄉倫教		〔第三章〕 珠寶大王的成長路	
046 倫教與鄭族	124 戰後初期的香港金飾業	248 新世界發展的誕生	352 培訓醫學人才
050 祖屋與家族	126 黃金管制下的周大福	259 協興建築	357 內地基層醫療人才培訓
056 外篇故事 媳婦眼中的祖屋生活	132 商界人脈	262 興建香港地標對香港充滿信心	364 香港的高等教育
060 鄉村經濟與鄭家的生計	136 商業品德	272 外篇故事 鄭裕彤的得力夥記	371 典禮致詞
068 外篇故事 順德男孩的成長經歷	142 外篇故事 老夥記與鄭裕彤亦師亦友	〔第六章〕 鄭裕彤在中國	
072 離開家鄉和鄉情連繫	146 涉足鑽石批發	289 重返順德	382 跋：寫在傳記之後
	154 多元化的金舖生意	294 願做領頭羊	
〔第二章〕 與金業結緣		〔第四章〕 整合珠寶金行一條龍	
084 憶說周大福由來	172 接手周大福	296 外篇故事 廣州市長遇上鄭裕彤	386 附錄一：口述歷史受訪者
090 廣州金業與周大福	178 香港製造	300 參與開放改革	388 附錄二：參考資料
098 從廣州到澳門	182 首飾工場	302 廣州故事	
108 外篇故事 澳門金飾師傅憶述	189 珠寶金行	306 北京故事	
	194 外篇故事 第一代分行經理	310 武漢故事	
	198 南非鑽石廠	314 外篇故事 老員工眼中鄭裕彤的中國情懷	
	204 外篇故事 周大福人遠赴南非	318 「與祖國同行」	
	208 1980 年代以後的珠寶大王		
	212 外篇故事 新一代管理層的成長		



## 商界人脈

第一個方法是「借金」。金是用來鑄造金飾的純金。

「鄭裕彤認識呂明才，呂明才的兒子是經營銀號的，在三角碼頭（位於上環，現已填海），舖頭名叫呂興合長記銀號。他願意借金給我們，每次借十兩。我們晚上去借金，明早還錢，就是這樣，每次都這樣有借有還的。我跟鄭裕彤講：『每天都要去借，為何不借長些時間？省卻每天要來來回回。』他說：『你傻的嗎？人家願意借給我們，不計利息，這是莫大的幫忙，你借的時間長了，人家便要計利息了。』我明白了，我們根本沒有周轉的資金，那個時候，借錢的利息很重的啊，幾十釐利息，根本沒有人夠膽去借錢。」<sup>26</sup>（何伯陶，2017年1月6日）

據何伯陶記憶，借來的黃金交給店舖工場的師傅造成如俗稱「牛鼻圈鉗」、「光卜戒指」等簡單首飾，即沒有鑿紋或裝飾的手鉗和戒指；然後由一個櫃面售貨員做打磨，打磨之後，由何伯陶秤重量和做記錄，鄭裕彤會把首飾收入小夾萬中保管妥當，到第二天放在飾櫃待售。

第二個方法是「借貨」。貨是完成鑄造和加工鑲鑿的金飾。

「如果生意多，我們便走過去『雙喜月金舖』那邊借貨，客人在我們這邊付款後，我們兩家拆賬，工錢歸工場師傅，扣除工

錢後賺到的利潤，兩間舖頭平分。有時去『祐昌金舖』借貨，有時去『雙喜月』借貨，就這樣，我們便變成好朋友了。」<sup>27</sup>（何伯陶，2017年1月6日）

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是，借金和借貨的故事都呈現了商業人脈關係的動態，借貨是源自所謂「圍內金舖」之間的信任，借金則是建立在兩個商人之間的昔日情誼上，我們可以想像鄭裕彤從澳門來香港這兩三年內，已經建立了一定的生意人脈網絡。

我們在第二章已談及周大福在廣州的「圍內金舖」聯繫，借貨故事反映了類似的圍內金舖人脈也在香港運作。當時在皇后大道中144至150號之間，連續有五間金舖：祐昌、雙喜月、周大福、大陸和大南，<sup>28</sup> 大家可謂左鄰右里，若追溯這些左鄰右里的人脈背景，既有地理的近便，也有族里的親近。

五間金舖之中，以祐昌與周大福的關係最親近，祐昌的東主周植楠，是周大福創辦人周至元的親弟，1945至1949年間在廣州的「天寶金舖」工作，周至元也是天寶的股東，<sup>29</sup> 周植楠於1949年來香港後開始經營「祐昌金舖」；<sup>30</sup> 祐昌的櫃面有鄭裕榮，他是鄭裕彤的二弟，戰時已經到澳門的金舖做後生，1949年移居香港後在祐昌工作。<sup>31</sup>

雙喜月金舖的東主是胡姓兩兄弟，胡俸枝和胡有枝，他們都是鄭裕彤生意上的夥伴，1949年胡有枝和鄭裕彤合股在西營盤經營西盛金



舖，<sup>32</sup> 胡俸枝亦與鄭裕彤在地產上有合作關係。相信他們與鄭裕彤是在戰後成為皇后大道中的左鄰右里後才結識的，鄭裕彤曾經講過，他喜歡到處走動，以觀察別人做生意的手法，相信這樣便結交了新的生意朋友。<sup>33</sup>

大南金舖的老闆何啟光是鄭裕彤的包租公。鄭裕彤抵達香港後，何啟光將他在荷李活道的房子租予鄭裕彤，鄭裕彤相信周至元也是大南金舖的股東。<sup>34</sup> 澳門也有大南金舖，設於新馬路 48 號，毗鄰位於新馬路 52 號的周大福，第二章曾提及這是周植楠開設的。

大陸金舖在澳門也有聯號，與澳門周大福只差幾個舖位。在香港，大陸與周大福合租 148 號，兩舖各佔半邊舖位，大陸是 148 號 A，周大福是 148 號 B，日後大陸的老闆楊成與周大福有更多生意來往，這在第四章將有詳細敘述。

綜合而言，這幾間金舖之間的連繫是建立在金舖東主之間的親族關係、昔日的生意往來，甚至門店位置就近等因素之上，借貨是這種親近關係的一種日常活動。

至於鄭裕彤向呂興合長記銀莊借金，則是建基於何種關係？鄭氏是順德倫教人，呂氏是潮州普寧人，正如鄭裕彤所講：「大家本來是沒有關係的。」<sup>35</sup> 呂興合長記銀莊於 1895 年在潮州汕頭創立，1930 年於香港設立分店，1937 年因戰亂爆發，呂明才將汕頭的總店遷址香



**雙喜月金舖**

雙喜月舖址是皇后大道中 146 號，毗鄰 148 號 B 的周大福舊店。兩店與鄰店祐昌金舖、大南金舖和大陸金舖，形成猶如傳統「圍內金舖」的緊密關係，例如借出金飾，售出後互相分拆利潤。雙喜月的東主是胡俸枝、胡有枝兄弟，兩人都與鄭裕彤有不少合作生意。照片攝於 1963 年。（圖片由香港政府新聞處提供）

港。<sup>36</sup> 戰前的呂興合長記輸入黃金及提煉成純金金條，然後賣給批發金商或金飾店，1936至1941年間平均每年輸入8,000多兩黃金，香港淪陷時業務停頓。<sup>37</sup> 戰後呂興合長記復業，店址在德輔道西12號，即上環三角碼頭附近，1946至1947年平均每年輸入黃金12萬兩；<sup>38</sup> 戰時呂明才逃難到澳門，聽說曾住在周大福金舖樓上，與周至元認識。鄭裕彤為香港周大福復業時，呂明才承諾，若有需要將盡力給予協助。<sup>39</sup> 因此，當香港黃金短缺時，鄭裕彤向黃金批發商呂興合長記借金，得到呂明才兒子呂高文的襄助，讓鄭裕彤免息借金，可說解決了周大福資金短缺的困難。

談到借金的故事時，鄭裕彤提到祖籍不同本應互不相干。以香港金飾業來說，有以籍貫分幫分派的說法。1930年代興起的香港金飾業其實是承襲自廣州金飾業，金舖多以家族式操作，<sup>40</sup> 以廣東人為主。1947至1949年後，不少上海商人逃難至香港，當中有從事珠寶業的，售賣款式新穎的珠寶首飾，帶來鑲嵌鑽石的手藝，使以廣東幫為主的香港金飾業有了新的景象。<sup>41</sup> 廣東人喜歡買金保值，婚宴喜慶時亦愛穿戴金飾，戰後初期，廣東人尚未有以珠寶首飾作保值或裝飾的習慣，上海珠寶商號的銷售對象多以遊客或富裕人家為主；尖沙咀也有不少金飾店，由印度籍商人所創辦；<sup>42</sup> 有些金飾店的貨品則來自潮籍珠寶製造商的K金首飾及從泰國入口的珠寶。<sup>43</sup>

戰後初期，廣東式的傳統金舖、上海幫的珠寶行及潮籍珠寶製造商，各有特色，銷售對象不同，可謂各有各做，加上方言的隔閡，正如

鄭裕彤所言：「本來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但因為生意的緣故，這種隔閱是可以打破的。鄭裕彤便是這種不論差異，願意打破隔閱的生意人。

### 商業品德

「服務當忠誠」是鄭裕彤授予前線員工的十大服務格言中其中一句，<sup>44</sup> 原來早於戰後初期，他已經堅守忠誠的從商品德。

傳統金飾業有一種慣常模式，顧客喜歡光顧老字號，特別信任相熟的櫃面，一間金舖的生意，往往視乎頭櫃（即頭號售貨員）的人脈網絡，在業內有良好聲譽的頭櫃特別受到顧客的信任，原因是業內有一些銷售員以不良手法欺瞞顧客。何伯陶當後生時從長輩口中聽聞，廣州的老金舖常用種種不良手法瞞騙客人。

「舉一個例，你想變賣祖父祖母傳下來的首飾，於是拿到金舖去變賣，櫃面會問你：『這些首飾是哪裡來的呀？』你答：『我不清楚喎，我祖父留下來的。』櫃面跟你東拉西扯，目的是分散你的注意力。這時櫃面已開始使詐，他一面剪開首飾的焊口，挑出黃金做磅秤，告訴你這些值多少錢，讓你考慮是否接受出價。他一面跟你攀談，一面把一條毛巾放在旁邊，不經意地撥弄毛巾，又不經意地利用毛巾將櫃面上的金飾撥弄到地上，他彎腰把一些撿回來，但又把一些不撿回來，就是這樣使詐的。」<sup>45</sup>（何伯陶，2017年1月6日）



以手鉗或鍊為例，開關的扣是以銅或合金焊接的，顧客到金舖變賣舊首飾時，櫃面會拆開或剪開扣位，揀出屬於黃金的部分磅秤，這時櫃面上便有若干分散的金飾，不良的櫃面銷售員趁機將部分金飾偷偷移走，秤出來的黃金總重量便縮減了，價錢便相應降低。另一種手法是使用兩種量度重量的碼子，一副是足秤的，另一副是不足秤的，櫃面會以不足秤的一副碼子對付生臉孔的客人。

「有一個上海人拿了一袋金沙過來，是我負責秤重量的。本來這種工作是沒有我份的，應該由做賬房的負責；當時生意太多呀，頭櫃喊道：『小子，幫我秤一秤這位先生的金沙。』我剛巧從郵局寄信回來，頭櫃吩咐下，我便照辦。量了三次都是 370 多兩，客人立即向他的同伴朋友說：『都拿來這裡，這個小子靠得住呀。』立即過來了十多人，每人都放了一些金要求由我秤，於是，鄭裕彤跑出來招呼客人。原來其中有一位是豪華樓的老闆，這是一間上海館子，在銅鑼灣豪華戲院樓上，是那些上海大亨吃飯聚會的地方，他的寫字樓在南北行那邊，名字叫做劉和齡，我還記得他的名字，是上海人，我們就這樣結識了一班大亨，成為好朋友。」<sup>46</sup>（何伯陶，2017 年 1 月 6 日）

1949 年之前，何伯陶只是周大福的後生，他記得跟鄭裕彤閒談時，分享了他從老一輩口中聽聞金舖騙人的手法，鄭裕彤曾叮囑他待客必須忠誠，不能有生客熟客之分。1947 年後國共內戰期間，很多上海人帶著資本和技術逃難到香港，帶動香港的工業發展，<sup>47</sup> 當中包



**周大福青山道分行**

櫃面員工正在用釐毫秤金。（圖片由周大福珠寶集團提供）

括一些從事珠寶首飾業的上海人，何伯陶曾提到滙光珠寶便是由上海人開辦的，他常到滙光珠寶觀察櫥窗內的首飾設計。由於以誠待客，鄭裕彤得到當時逃難到香港的上海人的信任，生意特別好。

另一個故事表現了他對忠誠的堅持。鄭裕彤接受媒體或學者訪問時，總喜歡談到他所推行的「9999 千足金」制度。1949 年的管制黃金法令中，所管制的是純金度 95% 或以上的黃金或黃金製的器物，這法令於 1974 年取消，在這 25 年來，香港金銀貿易場出售的黃金是 945 成色的 K 金，金舖買入 945K 金後，可以煉為 99 純度再造成足金首飾，但只有持牌金舖才可售賣，而且有數量限制，限制以外的合法買賣只容許 K 金，於是 99 成色或 K 金兩類不同的首飾同時流通市面，若不老實的商人出售 K 金首飾時以 99 成色計價的話，便可以謀取不當利潤。

對於金飾業內這種亂象，市民在選購金飾時難免會有所提防。為挽回市民的信心，鄭裕彤向外宣佈周大福出售 9999 成色的足金金飾，雖然分行經理曾提出異議，鄭裕彤仍堅信自己的想法。

「那時候金舖很混亂，客人也覺得很混亂，我想，不如賣最好的四個 9，因為百分之百是沒有可能的。為什麼我遭到反對呢？經理告訴我：『老闆，我們已經用 99，比別人已經好很多，你用四條 9，會少賺錢的。』我明白他們的意思，那時金價一兩 99 純金賣 300 幾元，我賣 9999 也是一兩賣 300 幾元，這樣

我們便蝕錢了。我說不要緊，你賣廣告要花錢，用四條 9 就等如賣廣告。」<sup>48</sup>

不出所料，刻有「周大福」字樣的金飾特別受歡迎，當時市民急需周轉時，會把金飾向當舖典當，掌櫃見到金飾上刻有「周大福」字樣的，都願意以稍高價錢接收，<sup>49</sup> 口耳相傳下周大福的 9999 足金首飾特別受歡迎，鄭裕彤以「忠誠可靠」為口碑便是最好的宣傳。



# 何伯陶

老夥記與鄭裕彤  
亦師亦友



年輕時的何伯陶（右）與友人攝於大道中 148 號 B 周大福舊店門外。（圖片由周大福珠寶集團提供）

何伯陶（1929-2018），順德羊額出生。人稱「陶叔」的何伯陶一直是鄭裕彤的得力助手，是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第一代管理層，任至執行董事，亦是周大福珠寶的總設計師。陶叔的憶述內容豐富，談及早期金舖後生的生活處境，他在珠寶設計方面的成長經過，與鄭裕彤亦師亦友、超越東主下屬關係的情誼；一次被挖角的事件，表現了上一代重視誠信的品德，同時反映金飾業內的一些生意形式。

我是在 1946 年 1 月來香港的。1945 年末鄭家純在鄉下出生，鄭裕彤返鄉下擺滿月宴，之後經過廣州，把我由廣州的「天寶金舖」帶到香港周大福來，我們是這樣開始一起工作的。

以前的金舖，後生和學徒都睡在金舖裡。我做後生的要抹地板、洗痰罐，每晚我抹好地板後，那個學徒的鞋底踩濕了，踏上抹過的地板便弄出幾個髒鞋印來，我當然不會放過他，他還要故意多踏幾下，我們便打起架來，我個子小當然要輸。我心裡不服，我在家鄉是個小小少爺，為何要在這裡受氣？於是跑到鄭裕彤跟前哭訴要辭工。他說：「你辭工沒問題，不過我想問你，你既然從鄉下來了，為何輕易回去？家人問你為何跑回來，你答是跟人打架嗎？豈非讓家人看輕？我看你做事挺認真，你現在年紀尚輕，待你長大一些，我讓你讀夜校進修，將來長大了便學習做生意。」我細想，與其生氣，不如化敵為友，我改變了工作程序，讓大家都安睡了才抹地

板，還幫助這學徒整理床鋪，下午還替他買點心，不久我們變成了好朋友呢。

我幼時在學校就特別喜歡寫畫。有人建議我去學珠寶設計，當時我未有資格參加珠寶業文員會的設計班，於是借用了櫃面何厚的名義去報名上課，六個月後考試我得第一名，立即全行哄動。

開始時鄭裕彤對我沒有信心，我考到第一名都不管用，反而外邊的人說：「你已經考到第一名，不如你幫我設計啦。」於是，我免費替行家（即從事同一行業的人）設計珠寶，我的條件是首飾做好後必須讓我觀賞。逐漸，有經紀來買我設計的珠寶，我先設計，然後交館口（即小工場）做鑲鑿。有人開始議論：「何伯陶設計的款式很美觀啊，為何在周大福買不到的呢？」鄭裕彤才開始信任我，把周大福的珠寶交給我設計，他還跑到上海買珠、買材料供我設計，我就是這樣開始的。